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

彭燕郊

评传

◎ 刘长华 著

本书第一辑入选的彭燕郊、谭谈、孙健忠、残雪等四位作家，在全国都是广有影响，有的甚至在国际上颇有名气。

彭燕郊是「七月派」著名诗人，亦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作者，

谭谈在全国获得过重大奖项，他是「美在朴素」的坚定践行者，

孙健忠的创作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

残雪是我国「新实验」文学的执著探索者，以其对人性揭示的深度而具有国际影响。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丛书顾问：

文选德 朱有志

丛书主编：

胡良桂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

彭燕郊评传

◎ 刘长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彭燕郊评传 / 刘长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2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

ISBN 978- 7- 5404- 4312- 2

I. 彭… II. 刘… III. 彭燕郊—评传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0857 号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

彭燕郊评传

刘长华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崔灿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70× 64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297,000

ISBN 978- 7- 5404- 4312- 2

定价: 38.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在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深入贯彻这一精神，为加强对湖南本土作家作品的研究，繁荣湖南文学创作，促进文学湘军的发展壮大，进而为湖南的“四个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特组织撰写了《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丛书传主的确定，经与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作家协会等单位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多次商谈、多方征求意见，拟定出“入选者主要是新时期以来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并在湘工作的作家，而且其作品在国内甚至国际有一定的知名度，有值得研究的方面与价值”，然后拟出名单，逐一筛选多次反复而最终确定。

本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彭燕郊、谭谈、孙健忠、残雪四位作家，在全国都是广有影响，有的甚至在国际上颇有名气。彭燕郊是“七月派”著名诗人，亦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重要作者；谭谈在全国获得过重大奖项，他是“美在朴素”的坚定践行者；孙健忠的创作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残雪是我国“新实验”文学的执著探索者，以其对人性揭示的深度而具有国际影响。

本丛书得到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的亲切关怀与具体指导，从对传主要求到经费拨付都有明确指示。丛书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任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1



顾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胡良桂任主编。主编组织评传撰写者讨论、决定丛书的宗旨与基本思路。撰写者各自拟出提纲，经全体撰写者集体商讨，最后由主编审定，再各自分头撰写。书稿完成后，又由主编认真审定，严格把关，提出修改意见，或敦促作者反复打磨、加工，或另请专人删饰、订正文字，以确保丛书风格与水准的大体一致。

本丛书撰写分工具体如下：

《彭燕郊评传》由刘长华撰写，谭桂林审定。

《谭谈评传》由朱平珍、余三定合作撰写。

《孙健忠评传》由吴正锋、毛炳汉分工撰写。

《残雪评传》由卓今撰写。

我们是本着上述规则来主编这套丛书的。然而要完满地贯彻这些规则，殊非易事。我们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疏失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如有条件，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第二辑、第三辑。这对湖湘文化的当代学术积累无疑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本丛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湖南省委宣传部彭清国常务副部长，以及文艺处和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本丛书在筹划与撰写过程中，得到湖南省作家协会龚政文书记以及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与协助，在此致以谢忱！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朱有志院长、王晓天副院长、唐日新副院长、办公室贺培育主任、科研处刘云波处长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湖南文艺出版社领导高度重视，责任编辑精心编校，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08年4月23日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2



目 录

第一章	出征之前	001
	一	002
	二	008
	三	016
第二章	朝花初绽	027
	一	028
	二	037
	三	046
第三章	“七月”放歌	057
	一	058
	二	066
	三	075
	四	086
	五	095
	六	106
第四章	艰难跋涉	119
	一	120
	二	127
	三	142
	四	155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1



167	第五章	浮沉岁月
168	—	
180	二	
197	第六章	放逐归来
198	—	
211	二	
237	第七章	“无”境超越
238	—	
248	二	
268	三	
284	四	
299	五	
315	结 语	
337	注 释	
347	附 录	
353	后 记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2





第一章 | 出征之前

有时候

妈妈会低声唱着她少女时代唱的山歌给我听

有时候会把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听

直到我高兴得笑起来

或是害怕得往她怀里躲

——彭燕郊：《妈妈，我，和我唱的歌》

1920年9月2日，序属初秋。千里乡野逐渐流金，终日劳苦的人们开始领受大地的恩赐。带着啼哭，彭燕郊诞生了。尽管现在彭燕郊已被定位为中国现当代诗歌长卷中的鸿篇巨制，然而他赤脚来到尘世的那一刻，除了哭声，他并没有带来传说中文曲星下凡时的诸种兆象。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2



因为孕育了彭燕郊这位大诗人，福建莆田县黄石镇将成为中国新诗史册里不可遗漏的名词。莆田，古称“兴化”，地处福建省东部，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境内的木兰溪潺潺流过，浸润着这里的花草树木、人情风俗。当地颇有盛名的壶山，巍峨挺拔，气度非凡，终年郁郁葱葱，秀气逼人。莆田钟灵毓秀，曾有“文献名邦”之美誉。自唐代以来，在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层出不穷。林默、林兆恩、蔡襄、郑樵、刘克庄等是其中的佼佼者。有关于此地科举的风流佳话甚多，“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兄弟两宰相”“魁亚占双标”“一方文武魁天下”“六部尚书占五部”之说，流传至今。有明一代，莆田任职过尚书的就多达十三人。清新的自然环境和丰腴的文化积淀共同铸就了不俗的人文景观。广化寺、三清殿、木兰陂、宁海桥、古谯楼等等，皆为名胜。

黄石镇是通衢要道，扼守着莆田以及周遭地区。吉日良辰，香烛缭绕，老百姓们经由此地，去叩拜湄州岛上的妈祖神庙，祈求幸福与安宁。彭燕郊晚年依稀记得，儿时的他常被大人带着前来祭拜妈祖。妈祖就像一炷心香永远燃在百姓的心中。妈祖的神圣可亲、信男善女朝圣路上的虔诚与寻求内心慰

藉的执着，浓浓地融进了彭燕郊的血液，并深深地转化成了他对诗歌的绝对痴迷与对精神家园的顽强追问。彭燕郊日后说过：“诗人是应该有自己的宗教的，应该有他自己跪着说出来的信念的。”（《论感动》）与整个莆田一样，黄石镇也很器重举业。明代莆田涌现了十三位尚书，黄石镇就占了四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时，小镇却摇身变成了商品大柜台。主街两厢商铺林立，货摊毗连。妇孺吵骂声、商贩的叫卖声、行人的脚步声等演绎成了一支典型的古镇“生活民谣”，荡开了无声的岁月。乞丐穿梭街中，不时地表演一些杂耍，赚取过客们的欢心与同情，也给古镇平添了几分谐趣。春节、中秋，甚至生小孩、做寿、菩萨生日，小镇的人们更是挥霍起日久压抑的激情，延请梨园热闹一番。应着锣鼓罄钹、管弦丝竹，戏子们咿咿呀呀，台下有人也情不自禁，跟着念念有词。追根溯源，这戏种的前身就是元代的“南戏”。“南戏”在这里没有被历史的风尘所掩盖，而是经过时间长河的洗濯，散发出独特的艺术光芒。小镇乐此不疲，陶然忘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彭燕郊的审美基因、创作细胞由是得到了熏陶。彭燕郊后来对绘画、对音乐、对古玩，甚至对影视艺术光碟的迷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诗歌的痴迷，都与看戏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真正的爱美心灵可以叩开艺术殿堂的任何大门。若干年后，彭燕郊打开记忆，觉得生于斯、长于斯的古镇似乎还是过于“热闹”了点。

和不少现当代作家一样，彭燕郊的传世之名也是笔名。他本陈姓，在家里排行第二，按照族谱房系，属“德”字辈，长辈给他起了名字陈德矩。这似寓意着 he 应成为“正人君子”或“道德先生”，感化乡间，移风易俗。然而彭燕郊将其转换成了艺术上的坚忍探索。尽管有着与人为善、大度宽容、方刚正直、提携后辈等精神风骨，特别是晚年既不汲汲于名利，也不戚戚于过往所遭受的痛苦，更赢得了人们的景仰，但是，这些都已与其名字原初的涵义大为异趣。甚至，“德矩”之名都鲜为人知。

捡拾生平，回首往事，鲁迅曾经如此慨叹：“有谁从小



第一章
出征之前

003



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①命运之手将彭燕郊推入了与鲁迅同样的成长苦旅上。在彭燕郊出生前后，他家依然是望门大户，殷实而有颜面，是一个地主兼商人之家。在镇郊，家里有百十亩良田，雇人劳作打理。父亲陈祖宾在涵江镇经商。衣食无虞之余，家里还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文化教育。陈祖宾就曾远赴北京、上海等地，购回不少在莆田少有的图书。但是，世道无常，商海浮沉，因为一桩小麦生意，陈祖宾经商惨败，家境元气大伤，自此徒有“大房大族，有钱有势”^②之虚名，再没有重振旗鼓了，几代人铱积镗累的良田也被一块接一块地被割卖，最后只剩下能够维持生计的田产。“如果多卖点田，土改时就不会划作地主”^③，生活就是这般从不拒绝戏剧性与玩笑。由于家道中落，陈祖宾的儿女们再也不能高枕无忧地去求学。他们再也不能过着尊贵优裕的生活了。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4



与少时鲁迅绝妙地相似，造物却奇迹般的让他们都拥有一个谦卑而又令他们一生敬畏的母亲。^④两人笔名都取自母亲的姓。彭燕郊的母亲名叫彭爱珠，她家上代人仕做过官，有过小康生活，她还未出闺阁时，家道却衰败了。所以，她既不失书礼人家的贤淑，又能远离雍容与矫情。嫁进陈家后，她就一直纯朴和热爱劳动，很通人情世故，对家里的长工、短工多有体谅。她先后抚育过十二个子女，二十岁时生下了彭燕郊。

“土改”后，陈家划为地主成分，她随时可被戴高帽，抓去游街。彭燕郊和母亲共同生活不过十来年，这些时光却给他摄下了最为动人、难以褪色的情感底片，有关于母亲的印象被他日后所写的《妈妈，我，和我唱的歌》《金山农民画》等冲洗了出来。“那时候/她常常半夜里起来/看我——是不是睡得很安稳”，“有时候/妈妈会低声唱着她少女时代唱的山歌给我听/有时候会把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听/直到我高兴得笑起来/或是害怕得往她怀里躲”，“我玩得忘记回家了/有时候又偷偷地爬到大榕树上了/有时候偷偷跑到十里外的村庄看野台子戏/有时候趁黑夜里下池塘摸鱼去了/——为了这些/妈妈是不骂人的/妈妈只是说：‘往后再不要这样了。’”等

等，这些描述或回忆不一定完全是对彭爱珠百分之百的真传实记，但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感情却是最真切、最诚挚的。彭爱珠给彭燕郊的关爱是感人至深的。母爱也许就是最普通、最自然的人性流露。与众不同的是，它在彭燕郊的世界里业已升华成一种情结，一种无物可替、永远向往、意味深远的情结。这种情结就渗入诗歌《母性的……》《妈妈，我，和我唱的歌》《秋天是我的季节》《春天——大地的诱惑》《秋天》《归队》《一队小鸡》《倾斜的原野》《风前大树》《抓壮丁》《怀念》《耕过胸膛的犁》《退出中国》《最初新中国的旗》《高兴大妈》《飞》《磨》《鹭巢》《家》《漓江舟中作》《金山农民画》《躁动》《节奏感》《生生：多位一体》和散文诗《月夜》《“这是娘的奶”》《归宿》《铁腕》《混沌初开》中。母爱、大地、家园、孩子、赤子等意象就或显或隐、或晦或明地将这种情结表现出来。彭燕郊对现实或精神上的母亲保持着敬畏性的永久性的记忆和珍视，这在现当代诗歌星空中属于“异类”，但就是这个“异类”闪烁着个性十足的思想光芒和艺术价值。“母亲”就成了“心灵腹巢”的符码，她就是彭燕郊心中的“妈祖”。彭燕郊就是“心灵腹巢”或精神家园的追索者、阐释者、歌唱者。

不知何时开始，“我是个闯入者吗？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是谁？”^⑤诸如此类的困惑和疑问乱象环生，纷至沓来，朝着小彭燕郊劈头盖脑袭来。成长原本是剂“糊涂药”，相比起许多人来，他觉得更苦涩，更浓烈。世间不少人们的不少活动令他感到亲切，他又被疑惑所纠缠。按照彭燕郊后来的回忆，他想“给自己找了个时间，找个地方，让自己能够安安静静地独自一个人想，或者什么也不想，只是享受疏离”。^⑥于是常常独自跪到镇外的山坂上去看蓝天白云，渐渐地，在蓝天白云之间，他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它的特点就是简单，纯粹的简单，因此也是纯粹幻想的。如此“夫子自道”是客观的，诗歌世界里的彭燕郊的确纯粹一生。此时的彭燕郊尚无从意识到派生于乡野里的纯粹，是和甚嚣尘上、市侩势利、人性撕裂、社会异化等诸相疏离的，是伸向生命复归的通道，



但是，它让彭燕郊这颗早熟而孤独的心灵得到了享受，沉淀了最初的感受。所以，后来他作为成年人、充满现代意识的人，脚踏在新旧文化转型的轨道上，身处变幻莫测、风浪多多的政治和社会语境里，其心灵蜕变是痛苦与紧张的，他就借助过大自然和乡野来复苏人性，安放自我。他后来也说过：“紧张的心，金属板那样的心，才能和大自然交感，和大自然呼应。// 松弛的心灵，不可能成为点化大地的魔杖。”（《论感动》）对于“燕郊”这个名字，彭燕郊断定没有实在意义，但是，这总让人联想他是向往燕子郊外时的轻盈与自在的。佛家认为，本来无我，妄生执着，需要破除我执，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需要破除法执，乡野是囚放的，能助人破执的。乡野也应是令人感动的，创作经验丰富后，彭燕郊有过总结：“艺术是开始于感动的。”（《论感动》）眼前的蓝天、白云、树木等不正是他的感动之处？虽然无力描述、形容与抒发此情此景，但是，他那纤细的神经末梢已被它们深深触动了，就是彭燕郊自己后来所说的“心动”（《学诗心悟》），思想与艺术的细胞在触动之中不断地裂变、扩张……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6



郊外乡野和农村生活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六十多岁的彭燕郊借助童年口吻叙述小孩去外婆家的情景：“我们走到广阔的田野里/紫色的蚕豆花开起来了/银灰色的池塘像一面银锣，我想/要是我笑起来，银锣就会大声响起来/妈妈和田里做工夫的伯伯们打招呼/我记得有一只牛直盯着我望/它的额头中间也端端正正地点上了一点泥星子/也是它的妈妈给点上的吧/我为我眉心上的这点锅毛烟骄傲/妈妈把她的欢喜都画在这乌黑的圆点子里了”（《金山农民画》）。叙述很甜美，所涉及的人情风俗也很甜美。的确，莆田家乡的风俗、风情、风物就像红丝绸带牵系着彭燕郊日后走向民间文化研究的大门。诗歌生动活泼地描述“我们”前往外婆家的场景，也寓意丰富地传达了彭燕郊驻守着向往农村之心。农村生活是多彩的，彭燕郊从小就觉得里面很新鲜也很神奇，这种感觉伴随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不仅给他掩埋了一坛丰赡的创作资源上的“银子”（《殡仪》），而且萌动了他从生活中提取艺术的能力，培

育了他打量生活的独特视角。农村有时就几户人家，世界太小，新鲜事多，芝麻落地都可触弹起整个村落的神经。牝牛要生产了，小村将又多了条生命，热闹因而是属于整村的。

“勤快的婶娘给我们预备了庆祝的晚餐/我们都聚集在灯下笑谈牝牛的故事/和她怀孕的经过/羞得姑娘们捂起脸伏到桌上笑个不停/我们欢欣地吃着新鲜的竹笋和去冬留下的腌鱼/祖父则吩咐婶娘/把过年剩下的老酒给大家温出一盅来……”（《牝牛的生产》）。大家都在这儿分享着“忙乱”与“欣喜”。牝牛生产，说来都是赧颜的，甬提纳入审美视野了，而在彭燕郊诗兴喷涌时形诸文字来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饶有兴味，那样的别有风味。创作初期的《小牛犊》《扒薯仔》《租鸡》等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彭燕郊总能在诗歌中呈递出新奇别致的意象，给人强烈的审美冲击，但是，这些意象不是标新立异、凭空捏造的，它们恰恰就在众人的眼前与脚下，俯拾即是，信手拈来。化常出新，这是后来彭燕郊诗歌中的一个突出风格，是他的魅力。所以，聂绀弩就说：“这世界，在彭燕郊看来，也就是一个大万花筒。这里面许许多多的事事物物，我们都看见过，可是很少觉得稀奇，很少人发生兴趣，甚至习惯了，虽然天天看见，也和没看见一样。彭燕郊却不同，他看什么东西都是新奇的，一个水磨，一匹小牛，一个死人的出殡，一根冬青树的开花……而且他不但对于我们常见而漠然了的东西发生兴趣，还能从大家共见的东西上看出我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来……”^⑦

但这个乡野世界又令彭燕郊很不习惯。原因正如他后来所陈述的：“我爱疏离，又怕寂寞，我也需要热闹，和小朋友一起爬树掏鸟窝里的有点斑点的小蛋，捉河沟里的五色鱼，还可以打一场不大不小的群仗……也很放松，很快活，只不过很容易疲倦。”^⑧这种少年老成充分地表露了彭燕郊自小就有既想逃离世俗却又不甘愿疏离的多维性和矛盾性。正如他刚出征诗歌道路时所写的：“渐渐地，渐渐地我想起了/我是如何被生活所折磨/挣扎中我是如何固执地/热爱着生活。”（《朝花》）不管怎样，终生对乡下、对自然的无限情深，由此埋



下了种子。乡野农村就充任起他的心灵空地或者精神“后花园”，需在此休憩，尽管彭燕郊不是田园牧歌手，而是现实人生的战士。饱尝苦难的人需要在此休憩，被现代意识所笼罩的人也需要在此休憩。

此时，小小的彭燕郊业已意识到了世界上应该还有好多的方法可以躲避疑惑的纠缠，保持着对群体与社会的疏离。书本便是其中的一端。一个簇新而引人入胜的天地翕然在他面前洞开，并向他深情地招手。



彭燕郊评传
PENGYANJIAO
PINGZHUAN
008



二

带着稚气和困惑，彭燕郊跌跌撞撞地闯进了书本世界。他已经认得一些字了。依凭这点，他开始依恋书本。对于书本，彭燕郊的感觉好像特别敏锐，敏锐到能够闻到书本的香气，自那时起，他就认为印书的纸和油墨，是有香气的。对于幼小的彭燕郊来说，书是没有好坏的，只有读懂与读不懂的。步入“书墨飘香的童年”，畅游在新的心灵旅途上，他更多了份好奇，也更多了份思考：“在书本的世界和蓝天的白云间的想象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是幻想吧，不过书本里的更丰富，丰富到有那么多是我想象不出来的。”书本不仅让他能够独处而又不寂寞，他还可以拿书本上的幻想与不让他幻想的周围的一切，边读，边对比。书本里的幻想世界是新奇、绚烂、浪漫的……远远超出了那时彭燕郊的想象力，虽然他读的书只是父亲从京、沪等地购回的儿童读物。现实生活中他感到难以理解的很多事情，譬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譬如妇女们总欢喜背后议论人家的好丑，等等，都能在书本找到一些答案，并引导着他深思。书里的各种各类的人物，他也很自

然会向现实生活里面联系，去找到所见到过某个人的影子。书本让他感到亲切慰藉与豁然开朗，给他开辟了所谓的“舒适的藏身的地方”。有所遗憾的是，他依然苦恼，坏人为什么要那么坏？昏君和奸臣，已是坏到透顶了，他们的坏就是没有理由，坏是他们的习惯与爱好。生活里的坏人也无处不在，他们为什么干坏事呢？彭燕郊暗下决心：“我必须努力去学会想透。”书本又加强了他对生活的挑战精神，同时也开掘了他的情绪通道，积蓄着井喷而出的能量。文学是情绪的，诗歌更是位处情绪的火山口上，不是性情中的诗人断断难以成为有特点、有风格的诗人，“愤怒出诗人”。彭燕郊自己后来也说过：“不是永久保持着爱的，不能是诗人。胸中不是汹涌着憎的，也不能是诗人。在诗人心中，冷淡和热烈，总是在来回往复地冲激着的。宽恕是不洁的爱。宽恕是爱的犯罪。而爱，是从来也不应当犯罪的。对于丑恶，诗人是有权威的。有时，诗人也会说出恶毒的话来。”（《论感动》）

既然与书有缘，父亲很高兴，就送他上学发蒙去吧。1926年秋天，彭燕郊向新的人生阶段注册报到。学校是莆东小学，读书当然很新鲜，也很开心。已经养成爱书的习惯，他很快发现学校可以借给学生课外读物。不过，令他失望的是，这个学校总共才几十本书，而自己的藏书就有百多册了。而且，校长总要学生背《总理遗嘱》。所以，对这个学校、对学校里的教学，彭燕郊很不感兴趣。读完初小三年级后，父亲很想让彭燕郊接受更好些的教育，就带到他经商的涵江镇里所办的涵商小学去读书了。这所小学是商人集资办的，规模与办学条件都比先前的学校好多了，但是不合彭燕郊的心意，学校连一个提供课外读物的图书室都没有。彭燕郊觉得精神上很饥饿，于是就想到自己买书。但是商业发达的涵江镇却没有像样的书店，只有两家书纸文具铺。一家叫墨妙斋，除了卖纸帖，还有石印画册，彭燕郊买回了《点石斋画丛》《古今名人画谱》等。另一家叫贤来书店，书比较多，但多是一些大路货，然而彭燕郊还是买到了令他满意的书，就是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游记》和《水浒传》等连环画。对那些地摊租借的连

